



盐城掌故

今天,人们为什么还常常提到“南浦秋葭”,甚至幻想出有一段“南浦秋葭”的景象呈现?这是一种人文情怀,是对阜邑旧有人文景象和历史的缅怀,也是一种对家乡热爱的情愫。

# “南浦秋葭”何处是

□单国顺

南浦,简单地说,就是南面的水边。但一旦经古诗人应用,把它作为送别之地或作为词牌名,就具有了掌故意义和人文色彩。特别是“春草碧色,春水渌波,送君南浦,伤如之何!”(南北朝·江淹《别赋》)和“画栋朝飞南浦云,珠帘暮卷西山雨”(唐·王勃《滕王阁诗》)等名句的传世,越发使它成为不寻常不确定的地名而散见于古诗文。

“南浦秋葭”是“湖湾八景”之一。湖,射阳湖或称射湖,即今之射阳河。葭是文言词汇,就是地方百姓口头中的芦柴,也指初生的芦苇。南浦怎么来的,下文有述。“湖湾八景”及诗,收录于光绪版《阜宁县志·艺文志》。“南浦秋葭”等八景的定型,最迟也应该在清初。《志》中“湖湾八景”诗的作者陈一舜,是清初庙湾人,曾撰《庙湾镇志》,早于阜宁任何一种县志。清雍正年间中进士的阜宁人项樟,也写过《射湖八景》。

早在明代,就有兴化人李长科写《庙湾八景》。八景诗中有“旧河苇色”,与清初人陈一舜的《湖湾八景》诗中的“南浦秋葭”、清乾隆年间冯观民(时为阜宁知县)的《阜宁县八景》诗“南浦秋葭”,其实是同一景。此景的形成,李长科的诗前小序作了说明:“旧河苇色城西南水势迂回,至真武庙前,数折而东,所谓庙子湾也。自新河一开,水直泄不停。而旧河淤塞,苇荻萧萧。每至秋来,苍颜横浦,宛然江南佳色,足供吟眺。”

现在的阜宁县城,在明代称庙湾或庙子湾,属于盐城县。城西南射阳河水势迂回,至真武庙前数折而东,此所谓庙子湾由来也。因水流不畅,明万历九年(1581年),盐城知县杨瑞云开新河。新河即今新阜宁大桥桥下及向东一段河身。“自新河一开,水直泄不停。”而原向南的一段旧河淤塞,苇荻萧萧,别添一种景致,

即所为“庙湾八景”之一“旧河苇色”,或称“南浦秋葭”。此景位置应该就在现在的市民广场和广场向南。在阜宁县人社局和县教育局附近,旧河的影子隐约可见。

陈一舜的《湖湾八景》是组五律。其中“南浦秋葭”是这样写的:“一从南浦隔,秋色老盘涡。苇叶经时茂,芦花八月多。风清催鸟聒,露白引渔歌。何处通樵径,求仙访烂柯。”

“求仙访烂柯”,典出《述异记》:晋人王质入山砍柴,见二童子下棋,他在旁观棋至终,发觉手中斧柯(柄)已烂。回到家里,才知已过百年,同辈之人都已死尽。文学掌故“烂柯人”,即指具有仙风道骨的高人。这个典故在古人的诗文里常用。唐·刘禹锡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有“到乡翻似烂柯人”。陈一舜诗末两句是说,何处有路可通仙境?

芦花是秋天的典型景物。芦花是南浦的主宰。看南浦芦花云卷,人们会感受到秋的三味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。再加上鸟聒、渔歌,其意味就更足了。尾联是虚写,结得较为勉强。南浦秋葭本是人间秋色,似与求仙学道风马牛不相及,世上有几人真去“求仙访烂柯”?何况这里本没有仙迹。

写《湖湾八景》或《射湖八景》的,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位。除清初陈一舜、项樟外,还有清“射湖画家”孙小峰等人。民国时期也有人写。他们的诗中都有“南浦秋葭”。

昔日“南浦秋葭”所在处,在新时代的县城建设中发生沧桑巨变。虽断续留有细微的河痕,但基本上已成平陆,也无秋葭景致可睹。

今天,人们为什么还常常提到“南浦秋葭”,甚至幻想出有一段“南浦秋葭”的景象呈现?这是一种人文情怀,是对阜邑旧有人文景象和历史的缅怀,也是一种对家乡热爱的情愫。

钟灵毓秀

古镇踏歌行,声声入心扉。这歌声穿过斑驳的花墙,在幽深的小巷里久久回响。

# 古镇踏歌行

□徐友权

秋日,在古镇白驹的老街上边走边听著名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《古镇白驹是我家》,乡愁似清风扑面而来,把我的思绪拉得很长很长。

歌声里,我在泛黄的史书中寻找白驹的名字。追溯往昔的日子,白驹热闹繁华,富甲一方。宋朝以来,以产盐闻名全国,元朝设白驹场专管盐务,曾有过商铺云集、舟车络绎的盛况。串场河和范公堤穿镇而过,使它成为水陆交通的要冲,经济文化发展的枢纽。

元朝末年,石破天惊,这里出了一文一武两大人物,一个是啸聚水乡威震江淮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;一个是不朽名著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耐庵;明朝,这里又爆发了以陈平夫为首领的轰动全国的抗倭战争。这是块英雄的土地,也是人文荟萃的地方。正如《大丰县志》所云,“外人羡作桃花源,万钱争租一间屋”。

宋朝宰相范仲淹为白驹关帝庙写过碑记,《镜花缘》的作者李汝珍,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,《夜雨秋灯录》的作者宣瘦梅,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,以及吴嘉纪、陈翼等都曾在此流连忘返,留下了珍贵的诗文书画。孔尚任在他的《宿白驹场》中写道:“海雾暮皆连,海风春更急,维舟在白驹,聊以永今昔。”1940年10月,陈毅和黄克诚、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在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。为此,陈毅写下了“十年征战几人回,又见同侪并马归。江淮河汉今谁属,红旗十月满天飞”的壮丽诗篇。

歌声里,我在中华水游园的城楼上眺望。城楼脚下是当年北宝寺的遗址。这是一座正宗禅林,始建于宋代,毁于1938年日本侵略者战火。寺院坐落在串场河、三十里河的交汇处,三面环水,景色宜人。山门前有高大的八字照壁,雕花磨砖,十分壮观。不知从何年起,住持的方丈请一些先生来此坐馆教书,让贫寒人家的孩子有了识字习文的去处。施耐庵、郑板桥等都曾在此坐馆教书,留下了珍贵的诗文书画。

那座临串场河而建的深宅大院,是坐落于花家垛上的施耐庵纪念馆和施耐庵书院。门前先生高大肃穆

的雕像,似乎在寻找隐身于水泊芦丛中的梁山好汉。这个迷离水域中的小土岛,方圆近30亩,四面环水。风起处,芦笛响,偶有一两只白色的水鸟掠过水面,悠悠然一派水泊梁山的意境。相传当年花家垛上住着一位艄公花老爹,为人豪爽健谈,常绘声绘色地给人们讲述宋江等人逼上梁山的故事。施耐庵先生对他很敬重,每次过河与其攀谈,还请他摇小船,同去港汉深处察看“纵横河港一千条,四方周围八百里”的水域地形,为创作《水浒传》体验生活。

歌声里,我在水浒街徜徉。快活林客棧、水浒烧饼等店铺一字排开,仿佛穿越回到宋朝。透过老街曲里拐弯的小巷,只见青砖灰瓦的屋面上爬满绿油油的丝瓜藤,墙壁上的苔藓和屋顶上的瓦楞草,让沧桑的老宅有了无限生机。

当年郑板桥在北宝寺坐馆教书时常来小巷串门,和街坊们成了朋友。常一起喝酒品茶,吟诗作对,他一生中许多诗词书画都和白驹有关。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“白菜青盐糙米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”“老屋挂藤连豆架,破瓢舀水带鲮鱼”等。他为白驹浴室题写了“兰玉池”匾额,并配了对联“涤浣尘襟兰可佩,熏蒸和气玉为仪”。这副对联巧妙地將浴室的名头“兰玉”二字嵌于其中,字词俱佳,对仗工整。

歌声里,我在寻找演唱大戏的关帝庙。小巷里传来一声抑扬顿挫的京剧韵白,拉开了关帝庙戏台的时空帷幕。曾经的关帝庙巍峨壮美,庙内的古银杏树,五个人才能合抱树身。庙后的画齿塘清澈见底,文昌宫、凤凰桥相映生辉。山门后是一座凌空而立的戏楼,青砖灰瓦,雕梁画栋。戏楼两侧有一副抱柱楹联:“庙镇白驹瞻圣象无双礼拜千秋逢竹醉,楼非黄鹄听众音迭奏依稀五月落梅花。”每年的庙会大戏吸引了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前来观看,盛况空前。

歌声里,我看到了古镇旅游观光者摩肩接踵的身影。“明宋遗迹随处见,一眼望去尽入画。我的朋友您常常来,古镇白驹是我家……”古镇踏歌行,声声入心扉。这歌声穿过斑驳的花墙,在幽深的小巷里久久回响。

